

靜觀齋續集地

雜著下
物格說
五經傳授說
儀禮說
書
祭文

遺事

~16
2428
8



和
2428
9-8



靜觀齋先生續集卷六



雜著

物格說

大學經一章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蔽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



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奮染之汚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知止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親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

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以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以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

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栗谷先生聖學輯要統說首篇大學八條目逆推順推兩節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
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

朱子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

其明德也朱子曰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臣按明

明德於天下者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

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

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

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

極處無不到也格字有窮至兩意格物之格窮字
之意多物格之格只是至字之至

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右逆推工夫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

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

天下平

朱子曰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此句與下

文勢如此其意則物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

也謂物格知至只是一諸其極也以吾心言之則謂之

知至謂吾心之隨所知至謂吾心之隨所知既盡則意可得以實矣意既

實則心可得以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

家以下新民之事也右順推功效

退溪先生格物物格俗說辨疑答鄭子中惟一書

格物 物乙格乎麻是 註欲其極處 厓無不到也

物格 物厓格為隱 註物理之極處 厓是無不到

也格字有窮而至之義格重在窮故云物乙格

乎麻是 物格重在至字故云物厓格為隱一說

物理之極處 是亦通

補亡章衆物之表裏精粗 是無不到

按今人以 厓是 辭為疑者有二焉一謂理本在

吾心非有彼此若云 厓是 則是理與我為二而

分彼此故不可也一謂功效註若云 厓是 則是

涉工夫着力故不可也然愚嘗歷考先儒諸說

矣程子曰格至也窮之而至其極朱子曰理之

在物者既有以詣其極而無餘又曰須窮極事

物之理到盡處延平曰凡遇一事且當就此事

反覆推尋以究其理西山曰於天下事物之理

窮究到極處此皆謂理在事物故就事物而窮

究其理到極處也何者以理言之固無物我之

間內外精粗之分若以事物言之凡天下事物

實皆在吾之外何可以理一之故遂謂天下事

物皆吾之內耶羅整菴有一說可取曰近時格物之說要將物字牽拽向裏來然畢竟牽拽不得然畢竟牽拽不得分定故也惟其事物物之理即吾心所具之理不以物外而外亦不以此內而內故先儒雖謂之理在事物非遺此而言彼也雖謂之即事即物非舍已而就彼也雖曰詣其極曰到極處曰到盡處亦非謂心離軀殼而自此走彼之謂也然則讀以厓是辭非有與理為二之嫌有何所疑乎或曰在格物工夫如此讀可矣至於物格功效則物理之極處悉皆已至乃是衆理融會之後若云厓是則語有主賓似若方做

逐件工夫又似有着力意思為不可故復曰極處是乃見其融會之妙無容力之效矣曰是亦不然衆理融會乃是知至之事不當言於物格之效况語有主賓亦理勢自然何可避也昔江德功欲訓致知以窮理朱子非之曰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賓之辨不當以此知也字訓彼理也字也今詳此說所論乃致知工夫實是衆理融會之妙似若無物我之分猶可以彼此主賓言之况此物格之說只是說那事物之理之極處厓無不到云耳未

說到這邊融會之妙來夫指其處而言其已至則其有主賓之辨止之朱子之說豈不更分明乎至者為主極處為賓如此則讀之以匪是辭

何不可之有哉雖於功效仍用此辭豈遽有著力之嫌乎止如有人自此歷行郡邑至京師猶格物致知之工夫也已歷郡邑已至京師猶物格知至之功效也豈可謂於方行方至可以言

郡邑匪是歷行為也京師匪是來至他為也

以為工夫之說於已歷已至必變辭曰郡邑是已

歷為也京師是已至羅沙乃可謂功效耶若如

此說則已歷者非人乃郡邑也已至者非人乃

京師也推之以釋物格則格者非我乃物也釋

極處則到者非我乃極處也此不成言語不成

義理膠膠不通之說不可從也曰然則只從匪

辭足矣何以云是辭亦通乎曰此與今人所謂

是辭者辭同而旨異者也夫今所云是者謂物

理之極處是自無不到於吾心即牽拽向裏之

病非也吾所云是者謂眾理之極處是無一不

到之處也則理自依然在事物而吾之窮究無

一不到處耳故曰亦通須於無不到下又帶一處字意說來方得語意

蓋由其上有處字下又以無不到處意者故極
 處下是辭得通若不言無不而單言格字到字
 處用是辭釋則同歸於上文變辭者之病故經
 文物格不可用是辭唯於註文用之可通耳
 至於補亡章則乃合表裏精粗而言其無不到
 則渾淪無處之可言又與向之指極處而言者
 意思微有不同故不用_厓辭只用_是讀其語意
 方渾成而圓活斯義也惟駱峯申先生得之其
 說見別紙

右皆就舊傳諸說論之嘗欲以愚意為物格之
 釋曰物_麻多格_{為隱}如此則中舍無不到之意
 而無兩爭之端但人創聞新語未必相信耳

格物物格兩註說記嘗聞見諸公語

滉少時入成均時尹先生倬為大司成嘗聞物
 格註極處_吐尹公曰當云_是問是謂理之極處
 是自到吾心否公但曰非也不言其所以非之
 故每以不能審問為恨元判書太初往年嘗為
 余言昔金大成老泉讀欲其極處_是自理之極
 處皆曰_是後朴瓢道人光佑主金說而李晦齋
 復古則兩處皆讀曰_厓深以朴說為不可朴亦
 不服辨爭甚力李公因歎今人不曉人言意不
 可與論學然三公所以為說者則皆不可得聞

請齋錄卷六

也癸丑年間滉忝為成均日知館事駱峯申先生論此以厓辭為是而畧解其義又云苟知此意功效註雖云極處是固亦無妨目手披傳十章之末而指之曰假如言讀此書自卷初至此處是無不盡也豈不可也滉竊詳申公此語實得其意蓋雖曰極處是其所謂到者依舊只是窮至其極處耳非謂極處是自至於我也但申公說亦有未盡者極處無不到實謂衆物之極處無一不到之處也如以傳十章為大學之極處則堯曰之末為論語之極處盡心之末為孟子之極處中庸之末為中庸之極處為此等許多極處無一不到之處也今公只以讀大學一書之極處為無不到是為未盡耳

世傳一釋義云格物推吾之知至於彼物也物格物之法度自至於法度此不知何人說而元太初云金老泉說類此滉謂金公精於經學恐不至如此之謬蓋推吾之知乃致知事今以言於格物已為非矣謂理為法度尤所未喻而謂自至於法度者即極處自無不到之意而謬則益深若金說果如此而朴公主之宜乎李公之不以為然也但物格註吐如申公所釋之意則或厓或是兩無所礙李公必欲并此處去是而取厓此則微似太執耳

淨見齋讀集卷六

申公又曰李復古云心到極處此說非也若謂
心到則是已涉知至非物格也元公亦云李公
謂我到極處非也愚謂窮到極處固心也我也
然說着心到我到便有病只當云窮到極處可
也

與竒高峯書

此書在先生易
筆前二十三日

物格與物理之極無不到之說謹聞命矣前此
滉所以堅執誤說者只知守朱子理無情意無
計度無造作之說以為我可以窮到物理之極
處理豈能自至於極處故硬把物格之格無不

到之到皆作已格已到者往在都中雖蒙提喻
理到之說亦嘗反覆細思猶未解惑近金而精
傳示左右所考出朱先生語及理到處三四條
然後乃始恐怕已見之差誤於是盡底裏濯去
舊見虛心細思先尋箇理所以能自到者如何
蓋先生說見於補亡章或問中者闡發此義如
日星之明顧滉雖常有味其言而不能會通於
此耳其說曰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心雖
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
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一人之

心初不可內外精粗而論也其小註或問用之
微妙是心之用否朱子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說
是心之用乎心之體具乎是理則無所不該而
無一物之不在然其用處不外乎人心蓋理雖
在物而用實在心也其曰理在萬物而其用實
不外一人之心則疑若理不能自用必有待於
人心似不可以自到為言然而又曰理必有用
何必又說是心之用乎則其用雖不外乎人心
而其所以為用之妙實是理之發見者隨人心
所至而無所不到無所不盡但吾之格物有未

至不患理不能自到也然則方其言格物也則
固是言我窮至物理之極處及其物格也則豈
不可謂物理之極處隨吾所窮而無不到乎是
知無情意造作者此理本然之體也其隨遇發
見而無不到者此理至神之用也但有見於本
體之無為而不知妙用之能顯行殆若認為死
物其去道不亦遠乎今賴高明提喻之勤得去
妄見而得新意長新格深以為幸

沙溪先生經書辨疑問答

沙溪先生問于栗谷先生曰物格云者是物理

到極處耶答曰物理到極處也若吾之知極處則是知至非物格也物格知至只是一事以物理言之謂之物格以吾心言之謂之知至非二事也又問物理先在極處豈必待人格物後乃到極處乎曰此問固然譬有暗室中丹在架上衣在桁上箱在壁下緣黑暗不能見物不可謂之丹衣箱在其處也及人取燈而照見則方見丹衣箱各在其處分明然後乃可謂之丹在架衣在桁箱在壁下矣理本在極處非待格物始到極處也理非自解到極處吾之知有明暗故

理有至未至也○鄭愚伏曰朱子所謂物理之極處無不到此一句須細看到者到何處耶謂來到吾心也蓋格物而物格譬如請客而客來云耳今日物理到極處則全不成說話亦不成義理自與吾心不相干涉烏在其為合內外之道耶竊恐栗谷之答必不如此無乃記錄或誤耶其曰物理元在極處語亦有病精粗淺深無所不在○沙溪先生曰栗谷之言蓋出於程朱之說求之義理文字不啻明白切當而特以吾心之知有所不及於此故未免疑之耳蓋嘗考

之朱子之言曰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則知之在我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景任之意以為朱子之所謂各詣其極云者非物理之各詣極處乎抑亦理之極處來到吾心乎蓋物理本具吾心只緣人不窮故不明耳今既格物豁然貫通則在物之理各詣其極而吾心之知亦隨而無不盡此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也物理本具吾心豈復有來于吾心之理乎景任今日格物如請客也物格如客來也則是以

物理為客而往來于心又欠知至一段自與吾心不相干涉為在其為合內外之道乎若如此說何必更言知至也景任又曰物理到極處云者與吾心不涉若但有物格一段則或可如此說而物格下又有知至一段何害其合內外之道乎物格知至只是一事粟谷所謂以物理言之謂之物格以吾心言之謂之知至朱子所謂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云者物格也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云者乃知至也鄙人所謂物理元在極處云者如孝之理忠之理又如

禽獸草木之理各自有其極處豈必待人格之
然後乃到其極處乎云耳且精粗淺深之理皆
各有極處若如景任之說則是精深但有極處
而粗淺則無之也其可乎○張谿谷曰維所未
曉處下文退溪說亦未曉然○退溪說理雖在
物用實在心以下不可曉至於隨遇發見而無
不到此理至神之用云者尤可疑○栗谷曰格
物之格窮底意多物格之格至底意多更詳之
浦渚趙相國答朴潜冶知誠論物格書
蒙示與權兄論物格格物之義兩兄所論語各

數百千言而竊求其旨要蓋權兄之說物格謂
物理來到於吾心也兄則謂於物格也又謂格
物物格只是一事下一節非功效也至譏饒氏
功效之說兩兄所論其要不過如此兩兄俱以
高明之識各加研究之功皆有所自得並持其
見而不克相合乃問於僕如僕之愚何足以知
其是且非哉然既辱下問其何敢以辭讓為事
而不效其區區之見以副高明能問不能多問
實之心而因以為求教之地也第未知其果於
義理合否也以區區之見兩兄之論蓋皆有所

據而其失則竊恐所謂胥失之者也請先論權
兄之意蓋以物格云者以文理言之是謂物乃
格也若解於物格則非文理也故為來到之說
以文理觀之此固然矣然其以格為來到則決
不然也權兄非但說經文格字如是章句無不
到字亦作來到說經文所指雖或未可知也章
句之意則決不如是也請先明章句之旨必不
然也章句釋格物曰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
無不到也窮至事物之理是說格物極處無不
到是說物格蓋言所以格物欲物格云爾也故

後節釋物格曰物理之極處無不到與前節所
解無異辭也窮至者究而求之也既曰窮至事
物之理而繼云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兩句其
意分明接續決非二義然則無不到者決是謂
窮至之功於理之極處到也窮至之至字無不
到之到字分明是一義但有求至已至之分耳
此意甚明初非隱晦難見使稍有文理之人苟
無先入之見而平心察之則皆知其如此矣如
曰窮至者人之求至也無不到者物理來到也
則非但上下異義意不相續決不成言語謂物

理來到於心而只云極處無不到其辭旨不明
學者何以知其謂來於心也朱夫子釋經決不
如其失朱夫子之意豈非百千萬里之遠乎
盖章句之意若果謂物理來到於人心則到字
下當有人心字必不直言無不到而已也然則
所謂到於人心者章句初無此文也初無此意
也不知權兄何自而知其謂到於心乎亦可怪
也夫於其意義明白初無可疑者乃斥之以為
非而必增添所無之文撰出所無之意而執之
以為必如是不亦誤乎夫以權兄聰明博達於

此乃錯看如此盖於經文格字既作來到看先
入為主故於章句亦謂必如此不暇察其文字
語勢之不然也而牽引之使合於已見耳先儒
所謂驅率經言使合已見者正謂此也甚矣先
入之為害也權兄謂物字上無於字不可作於
字意看此又不然凡古今文字雖不下於字而
實有於字意者極多姑舉一二言之史記云東
國有魯仲連先生漢高祖云漢後五十年東南
當有反者諸葛亮曰臣成都有薄田十五頃皆
不下於字而實有於字意也盖下文既云有魯

青齋集卷六
仲連則上文東國上雖無於字自有於字意也
讀者自當作於字意讀也不可以於字有無作
他意者也且曰極處則是有定所矣既曰極處
而即云無不到則是分明謂到於其處所矣但
有人到處所豈有處所到於人者乎且以或問
及小註朱子說証之夫或問者為章句文辭簡
奧畏人難解故復詳說之者也其意實與章句
一也或問釋格字曰窮之而至其極也夫所謂
至其極正是到於極處之謂也但格物求到於
極也物格已到於極也此此有分別耳其到於

極則一也或問釋物格曰事物之理各有以詣
其極而無餘之謂也此與章句物理之極處無
不到者其意一也夫詣即到也此詣其極云者
不知其謂到於人心乎抑謂到於極處乎此則
雖權兄竊恐必不敢謂到於人心也亦必不敢
不謂到於極處也或問章句皆朱子所為或問
釋格物既曰詣其極則章句所釋豈有異於此
乎夫釋格物曰窮之而至其極也釋物格曰事
物之理各詣其極至於補亡章亦曰以求至乎
其極可見朱子之意以到於極處為格字之義

不可易也然則章句所釋雖其辭語不明難曉其所指亦當以此推之知其必謂到於極處也况此極處無不到之文其辭旨自是甚明雖無他証亦不可異看權兄乃以為不然而必作別意者不亦異乎但此事物之理詣其極云者其辭意亦未免少踈人苟淺者亦或難解夫物理豈有自詣其極之理乎蓋謂人之窮究物理詣其極云爾所謂物格者實謂此也然其不下人窮究之語蓋以其理易知雖不言之人自解見也然則非本踈也自後人不能解見者言之為

踈耳小註朱子說謂物理須窮到十分處此亦到於極處也豈可謂十分處来到乎夫以或問及小註觀之皆謂到於極處於来到之意則畧無一言一句依倚相近者也然則謂於極處到者章句之言本自如此分明無可疑而或問小註之語亦皆如合符契而無異辭謂極處来到人心者非但文字言語必不然章句中初無此文初無此意而或問小註亦都無此意也權兄此說與朱夫子之說其長短是非雖未易知若論其同異則實黑白之不同晝夜之相反也權

元若是已見則當為朱子異於已為誤釋也如謂朱子亦同於已見則非但以異為同而未免苟且亦涉誣先賢甚不可也以經文論之格物格字既是窮至之義則物格格字必是窮究已到之義也若作來到說則是兩格字其義異夫既言格物即旋言物格特倒其文而變其語以為工夫功效之別耳其實一格字也必不與上格字異義也且以下文觀之誠意誠兩誠字其旨一也但有求誠已誠之別耳正心心正兩正字其旨一也但有求正已正之別耳至平天

下皆然也惟致知知至兩字異耳然求至於盡已至於盡其意則實與下文誠正等同也豈格物物格獨與下文異一為窮至一為來到乎如上格字亦來到意也則是當解物為來物是何義理是何意味此則雖權兄必不敢作來到說也蓋格物之義即至字之義古人亦有作來到者用如神之格思天神格是也物格之義謂為來到者以文義觀之亦非不可通也然凡看文字不可只取文義可通須看義理是非意思當否類例同異此格字謂到於極與到於心文義

則蓋兩通而以義理言則歷考從上聖賢論為
學之方皆是窮格之義未有以使物來到者以
意思言之則到於極則上下一義其意渾全無
破綻處到於心則兩字異義意實相乖甚為可
恠以類例言之則下文七條工夫功效皆一義
不應此獨為異也由是觀之則經文格物字其
非謂來到也亦決矣權兄之說與章句之說其
是非長短亦決矣後學決當從章句決不可從
權兄之說也蓋義理或有前人不得而後人得
之者故當觀其言之當否不可專以與先儒同

異定其是非也今權兄之說果合於經旨則雖
與章句不同亦何害也但此說則求之經旨實
不為當如是故僕決以為錯解也蓋物理來到
之意四書六經之中無之至於後來諸賢之語
亦無之乃千古所未有之語而權兄創出之宜
其失經旨如是也僕奮日讀此亦嘗意其當是
來到之義也而反覆參玩見其不然也故不敢
為此解也豈意權兄今日之論乃適與奮日誤
疑合也亦可恠也兄之意則蓋以章句意實是
於極處到也物格之意亦必如是故解為於物

格也而既曰於物格則與格物似不異也故又謂格物物格只是一事因看物格不異於格物故又謂後一節與前節皆一意也非功效也其說章句謂於極處到則實甚是其言格物物格缺一事後一節非功效也則其失亦所謂百千萬里之遠也請以章句明之章句釋格物曰窮至事物之理釋物格曰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窮至者未至而求至之事無不到者已至之辭也求至者工夫已至者效驗也此其意義甚明無毫髮可疑也然則凡所謂格物物格只一事

者豈不與章句相背之甚乎至於致知推極其知也知至知已至極也誠意求誠其意也意識意已誠實也至平天下皆然也其為工夫功效自有大學以來皆如此看今之新學小生亦皆如此讀未有以為兩節皆是一事者也果若是一事則是如知至即是致知意識即是誠意心正即是正心至平天下皆然也夫謂致知而曰知至謂誠意而曰意識謂正心而曰心正謂乎天下而曰天下平是豈文理雖使文理可如此誠正修齊字可作工夫說至於知至之至字決

青齋集卷六
非用力之字謂致知而曰知至無文理之中尤
無文理也以意思言之則前節既言格物以下
八者之工夫而後節又無他意而更言格物以
下八者之工夫則其重複疣贅無意味無所當
甚矣蓋聖賢言語皆不得已故其言皆有意味
皆有所當無一句閑慢無緊要者也豈聖人之
言有如此重複疣贅無意味無所當無緊要者
乎非但聖賢之言決不如此雖以文人作文之
法言之亦不如此矣以章句所釋觀之則曰無
不到曰無不盡曰知既盡曰意既實夫無不到

無不盡既盡既實非效驗乎又曰物格知至則
知所止矣意識以下皆得所止之序也知所止
得所止非效驗乎兄常自謂一遵朱子之訓而
何於此獨相背之甚然則兄所謂後節工夫者
於文理極不通於意思極不當於章句甚相背
矣此八條兩節先言工夫後言效驗言工夫則
自末而推至本言功效則自本而推至末其義
理十分正當排比十分精切其意思十分完備
其言語文字十分平順明白無有毫髮不足無
有毫髮剩贅無有毫髮可起而先儒所釋古今

諸人所讀初無異見異論不知元何故獨於此
別生見解使於文理極不通於意思極不當與
先儒所釋及古今諸人所讀皆相背乎僕竊惑
之甚也饒氏工夫功效之說非饒氏之說也乃
朱子之說也古今人之說也謂饒氏非獨得也
則可謂其錯說則萬不然也竊願更思而改之
幸甚夫以元之積學深造豈意錯解如是無乃
目力排權元來到之說而矯枉過直不知其誤
之至此耶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其此之
謂乎夫權元之說謂為來到則固非也謂之功

效則實古今公共之論也何可非也昨見賢胤
云元謂物格非效驗知止以下乃效驗也不審
信然耶豈後來變前說耶然此亦可惟前節皆
言工夫則後節亦當皆言效驗豈後節八條之
中七條皆言效驗而獨此一條目為工夫乎工
夫效驗格物之有物格與致知之有知至誠意
之有意誠至平天下之有天下平一也豈致知
以下皆有效驗而獨格物無效驗乎蓋此等見
解皆非先儒之意乃元之別意見也而以事理
推之其不當如此幸思之如何兩元皆區區常

所慕用如權兄雖未獲際晤實景仰久矣今見
所論得失如此而若言之不以實則是待兩兄
不以忠也故敢盡其所見如此而第恐其言太
盡或似傷乎直也然要以明其得失之歸冀有
以察之也亦冀有以知僕之是非而見教也故
其言不得不竭盡如是爾竊計兩兄亦諒之也
蓋權兄之說謂物格不可解為於物格者文理
亦近矣元之謂格字不可訓來到者於義理實
得之然則當何為而可僕於此嘗竊推之敢私
為之說曰物格者物理為吾所格也竊恐如此

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右逆推工夫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
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
天下平

朱子曰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此句與下句對說故
文勢如此其意則物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
理無不到極處云爾
也謂事物之理各詣其極也以吾心言之則謂之物格
知至謂吾心隨所知既盡則意可得以實矣意既
實則心可得以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
家以下新民之事也右順推切效

靜齋集卷六

退溪先生格物物格俗說辨疑答鄭子中惟一書

格物 物乙格乎麻是 註欲其極處 厓無不到也

物格 物厓格為隱 註物理之極處 厓是無不到

也格字有窮而至之義格重在窮故云物乙格

乎麻是物格重在至字故云物厓格為隱一說

物理之極處是亦通

補亡章衆物之表裏精粗是無不到

按今人以厓是辭為疑者有二焉一謂理本在

吾心非有彼此若云厓是則是理與我為二而

其極者合矣故竊恐必如是也或疑謂被人格

曰於文字可乎曰古人文字如此者亦多如史

記云壤奪地削是壤被人奪也又曰國伐也是

被人伐也物格之言其語勢正與此同耳又疑

此固可通但與章句所謂極處無不到者無不

合乎曰夫吾於物理格得與物理為吾所格其

歸豈異也蓋章句之云但云物格者乃物理推

究至到之謂也愚所說則推其曲折細微而言

也故其言雖似不同而其理則實一也蓋所謂

極處無不到者豈物理自到極處乃由人推求

靜齋集卷六

二十五

青齋集卷之六
而到也故與愚所謂為吾所格其意實一也如
或以此說為未可當釋云物理已格得此於文
理雖似不順然古人文字如此者亦有之如井
渫不食王觀為可林木伐人殺盡等語是也而
說格字之意則實得之也此蓋與為吾所格語
勢稍異而其理一也僕既語兩兄得失於前而
又獻其所嘗為說者以求質焉幸兄之詳覽焉
亦以示權兄苟兩兄不主先入虛心察之則區
區之說亦或見取矣且物格二字其語勢本似
艱險固宜致疑世之讀者皆泛然讀過不復詳

察故不知疑耳今日兩兄疑難敢推之如是區
區之見如或不悖於經旨則於此經不為無補
於後學不為無益誠兩兄為賜幸甚如或以未
然更以見教是冀

荅左齋書略 全書見原集

下詢格物物格之義竊嘗以退陶先生以下諸賢之
說反覆詳究則栗谷先生所解洞見朱夫子之指意
坦然明白平實無疑殆可與理氣非互發之訓同有
功於後學其輯要小註之意已極明白辨疑中間荅
譬喻之語又極詳盡無復餘蘊而沙溪先生所覆解

者尤可謂毫髮無遺今若假設而譬之則以人心而格物理如人行路然四面八方之路人雖不行其所窮之處本在於京師中十字街頭猶齊之莊岳即今中之極處以譬之理路猶理也行猶格也京師中則是至善之所在也

十字街頭之窮處猶物理之極處便是沙溪先生所謂物理元在極處豈必待人格物後乃到極處者也然既有此路而人不行之則路自路人自人路與人自不相交涉世無不可行之路路而人不行之則是無用之路也何得為路物理皆有極處而人不格之則理自理心自心理與心亦不相交涉物無不可格

之理理而人不可格之則是無用之理也何得為理耶路有行之之理而人自不行則何時可到京師中十字街頭之窮處物有格之之理而人自不格則何時可使衆理各詣其極而吾之知隨所詣而無不盡乎四面八方之路皆到京師中十字街頭而窮人若行其路而漸進則皆可到其窮處其理本在於人而人自不行天下萬物之理各有至善之極人若格其理而漸進則皆可詣其極處其理亦本在於心而人自不格辨疑中所謂冊衣箱各在架上桁上壁下而緣黑暗不能見取燈而照見身方見冊衣箱之各在

其處分明云者正謂此也其所謂取燈而照云者即起脚跟行其路之意也其所謂方見冊衣箱各在其處分明云者即行到京師中十字街頭窮處之意也今夫人之於路心之於理苟能行之格之則路自到其窮處理自詣其極處是以格物工夫為學者最初下手處四面八方之人欲到京師中十字街頭之窮處則必自其家裏起脚跟出其門而行其路五里十里以至百千里而乃到京師中十字街頭之窮處譬之格物致知則欲致其知者即欲到京師中十字街頭以窮其路之意也在格物者即欲到京師中十

字街頭之窮處則只在於起脚跟行其路之意也路是物之理而起脚跟行其路即以心而格其物之理也欲到京師中十字街頭之窮處則不可不起脚跟行其路而起脚跟行其路則便可到京師中十字街頭之窮處欲知物理之極處則不可不以心格其理而以心格其理則便可知理之極處矣行隨其路之到窮處而止者即知隨其理之詣極處而至也以路言之則路目人行到其窮處也以行言之則行隨路之到窮處而止也以理言之則理目人格詣其極處也以知言之則知隨理之詣極處而至也此本是一

事元非二事非如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兩件工夫之比故致知格物之間下一在字尤可見其只是一事元非二事也衆物之理次第呈露各詣其極而吾心之知隨所詣而無不盡者此猶人之既已起脚跟尋向京師中十字街頭窮處之路而路至五里十里人之行亦隨而至五里十里以至百千里此則物理次第呈露之譬而或有到五里十里而止者或有到百千里而止者或有到京師中十字街頭窮處而止者路非自解到極處也人之行有遠近故路有窮未窮此粟谷先生所謂理非自解到極處吾之知有明暗故理有至未至者而後始到京師中十字街頭則其路便窮而人之行亦止蓋格物之格者以人心而窮物理之極者

也物格之格者物理回人之格而各詣其極也格物者猶言行其路也物格者猶言路到其窮處也知至者猶言行之止也蓋路必可行行必以路理必可格格必以理路而不行理而不格則其路與理有體無用必也路必行行以路理必格格以理互與之相須不可闕一然後可見路與理體用之全矣由其路而行之隨其路所到之窮處而行即止路之於窮處苟有一分所未到則不可謂之行止回其理而格之隨其理所詣之極處而知自至理之於極處苟有一毫所未詣則亦不可謂知之至路之窮者即物理之

詣其極也行之止者即人心之知之至也路到其窮
而行便止理詣其極而知便至路窮而行止理極而
知至者果只是一事元非二事此栗谷先生所謂以
物理言之則謂之物格謂事物之理各詣其極也以
吾心言之則謂之知至謂吾心隨所詣而無不盡者
也若夫聖人之心則初無氣稟物欲之所拘蔽物我
內外渾是一理故事物衆理之極處本具於吾心初
不待格其物詣其極而知自至也此猶京師中十字
街頭之窮處本不外於方寸中初不待起脚跟行其
路而後始到其窮處也試以一事言之夫子見子路

之行行而便知其不得其死者何也子路之行行而
不得其死之理與夫子方寸中之理本是一理元無
間隔故夫子見其行行而便知其不得其死此所謂
物我無間繞明彼即曉此者也子路之行行不但夫
子見之他人亦皆見之而他人之心則其具衆理之
本體為氣稟物欲所拘蔽其見之也不能以物我之
理合內外而為一故雖見其行行而不唯不知其為
不得其死亦不知其為行行惟夫子之心則物我內
外渾是一理故乍見其行行已知其不得其死矣然
夫子若只知其行行之為行行而猶未知其不得其

死則亦不可謂之知之至矣此則譬如雖已入於京
師中而猶未到十字街頭之窮處也此雖仍以其
子為言而其
實只以學者之於致知也其知有至未至之意退溪
設譬而言而已非謂夫子之知亦有至未至也
先生以後諸賢之說或云心到極處或云我到極處
或云物理之極處來到於心此不知路之窮處是理
之詣其極而止之者是知之至之義故也其所謂心
到極處我到極處者猶言我到路之窮處也政栗谷
先生所謂若吾之知到極處則是知至非物格也其
所謂物理之極處來到於心者猶言路之窮處自來
於人也皆於理有碍不可為物格知至之義今若依

栗谷沙溪兩先生之意如上說譬而解之則既無我
到路之窮處之失又無路之窮處自來於人之失旨
意明白似不悖於朱夫子所謂事物之理各有以詣
其極而無餘之訓其釋物格曰物伊格而與意識之
釋為對者文勢語意及音釋俱極平順其下註文物
理之極處之吐亦云物理之極處伊無不到者亦極
分明伏未知栗谷沙溪兩先生之意果只如此而已
耶抑或別有他義而侍生蒙未解見妄有此亂道耶
伏乞大監必以一篇文字詳細開示以幸後學千萬
幸甚

退溪先生答鄭子中書釋物格曰物_厓格為隱云云
若如此釋之則誠不無理與我為二之嫌事物物
之理即吾心所具之理而今曰物_厓格則非與理為
二而何功效註極處_吐若云_厓則不涉工夫着力也
大槩八條目工夫註欲其極處_吐則曰極處_厓經文
功效物格之釋亦曰物_厓而其下註文極處之_吐則
曰當云極處_厓而雖云極處_是亦無妨補亡章無不
到之_吐則又言與向之詣極處而言者意思微不同
不用_厓辭只用伊辭讀云云此時退溪先生之意謂
此物格之說只是說那事物之理之極處_厓無不到

云爾而前後數處所釋及_吐互相不同其間語意雖
多曲折而終未能灑然金大成老泉及尹大成倬之
物格註物理之極處_吐皆曰伊者未知其意果如栗
谷之見而晦齋先生之工夫功效註兩極處之_吐必
欲皆曰_厓而其所謂心到極處我到極處云者果皆
不失先生之本意否也然退溪先生所謂窮到極處
固心也我也然心到我到便有病只當云窮到極處
可也云者亦未知如何
退溪先生後與竒高峯書曰云云未知高峯之說亦
果如栗谷先生之見耶只謂理有動靜理能自到其

極處云而退溪先生之答如此耶高峯所考出朱先生語及理到處三四條云者未知是朱子某某語耶理有動靜云者只以理之體用言也非謂無氣之理自能運用也其本體固無情意造作計度而既有此理則必有其用故以其體用而言動靜也今若以理譬路則路之本體亦豈有情意造作計度也然以理與路體用而言之則既有其理人必格之人若不格則雖有其理豈不為無用之理既有此路人必行之人若不行則雖有此路豈不為無用之路乎是以無情意造作計度不能自解運用者即理與路之體也

人苟格之則理自詣其極處人苟行之則路自到其窮處者即理與路之用也先生本書中雖有體用說而語意微與此不同而曰先尋箇理之所以能自到者如何理之用雖不外乎人心而其所以為用之妙實是理之發見者隨人心所至而無所不到無所不盡但吾之格物有未至不患理不能自到也然則方其言格物也則固是言我窮至物理之極處及其物格也則豈不可謂物理之極處隨吾所窮而無不到乎是知無情意造作者此理本然之體也隨遇發見而無不到者此理至神之用也向者但有見於本體

之無為而不知妙用之能顯行殆若認為死物其去道不亦遠乎云云其所謂隨人心所至而無所不到無所不盡但吾之格物有未至不患理不能自到也然則方其言格物也則固是言我窮至物理之極處及其物格也則豈不可謂物理之極處隨吾所窮而無不到云者蓋與栗谷先生所解似不相遠而然既曰先尋箇理之所以能自到者如何又曰不患理不能自到又曰隨遇發見而無不到者此理至神之用也又曰不知妙用之能顯行殆若認為死物以此數語見之則有若物理曰人之格而自能運用到其極

處也終不若栗谷先生所謂理非自解到極處吾之知有明暗故理有至未至也及物格知至只是一事以物理言之則謂之物格謂事物之理各詣其極也以吾心言之則謂之知至謂吾心隨所詣而無不盡也者之坦然明白平實無疑况隨遇發見而無不到者此理至神之用云者尤未知先生之意果如何也鄭愚伏請客客來譬喻之失以溪先生攻破已盡而若以物理為客與吾心初不相涉必請之而後始來吾心云則未知以心之本體具衆物之理謂何理耶浦渚趙相國荅朴潛治書中權晚晦所謂物格謂物

理來到於吾心云者即退溪先生答鄭子中書中所謂物理之極處自無不到於吾心者也朴潛治所謂於物格也云者即退溪先生書中所釋物_厓格之意也而曰此又謂格物物格只是一事下一節非功效後一節與前節皆是一意云者未知何謂也致知格物則可謂只是一事物格知至亦可謂只是一事而豈可以格物物格亦謂之一事耶其所謂物格非效驗知至以下乃效驗云者尤未知其何謂也此則浦渚趙相國辨之已明而浦渚趙相國所解物格者物理為吾所格也當釋物格曰物乃格物理無自至其

極之理其格也乃人之格也所謂物乃格云者非是物自格也乃被人格之謂也事物之理詣其極云者其辭意亦未免小踈人苟淺者亦或難解物理豈有自到其極之理乎蓋謂人之窮究物理詣其極云爾所謂物格者實謂此也然其不下人窮究之語蓋以其理易知雖不言之人自解見也然則非本踈也自後人不能解見者言之為踈云云者亦直以物之極處為被人格之意而已非謂理回人之格而各詣其極各詣其極者即是物格而隨其理所詣之極而心無不盡者便是知至之義也伏未知諸說得失果或

青齋存稿卷下
季五
有如此者耶抑各別有奧義而侍生不能解見妄有
此云云耶伏乞詳細批回祛此蒙蔽之感如何
曾見薛文清讀書錄解物格知至曰物格是逐物
逐事上窮至其理知至是萬物萬事上心通其理
格物猶是物各為一理知至則知萬物為一理云
云其後代藩朱俊柵為致良知之學亦著讀書錄
解物格曰似物來歸格之狀以來格訓之亦可云
云而此兩解皆不出退溪先生以下諸說故更不
別議其得失耳

本朝再思堂李公龜嘗著格物物格說而今不傳

不知佔畢門中所傳授者果如何否耳

附原書

云云大學格物一句切欲商確而不得蓋此是吾
儒最初下功處而其義不能曉解蓋讀朱子註釋
時自謂隱約見得及見退溪所論則復茫然不能
摸捉幸望幼能考其文集詳究其最後自謂覺其
前非處剖析見教如何如何惟此事尚屬自己而
又最為切實如此商論則庶有窺斑之日矣云云

又

格物之說非鄙說也只栗谷洞見朱夫子指意此

偶然窺斑於栗老之說耳然逢人說此無不聽瑩而惟吾友相符而不逆甚幸妄見之不謬也

又

行有遠近故路有窮未窮者十分端的矣栗谷衣冊之喻人多未解故愚以人行路為喻而自懼其僭妄矣今來說如許大好深自慰幸方寸中改以脚底如何

上尤齋

前呈物格說已下覽否其中退溪先生所謂但吾之格物有未至不患理不能自到之語未知如何自到之語終似可疑然既云格物有未至不患理不能自到則或與栗谷先生所解依傍相似譬之於路亦猶人之行有未至不患路不能自到其窮處之意耶適有所思謹此並及

附答書

格物說不須多言只於朱子所謂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語看透無起則諸說之得失自可知而惟退溪所謂理是活物之云終未解破極令人悱憤耳如書非活物而亦隨人看讀有盡未盡豈可謂其至於盡者以其有生活運動之故

耶愚見如此幸精思而更教之也退溪之意必有
所在也

與朴和叔

物格說退陶云云雖與栗谷所解似不相遠而然既
曰先尋箇理之所以能自到又曰理不能自到又曰
妙用能顯行又曰殆若認為死物以此類語觀之則
有若謂物理自能運用到其極處也終不若栗谷先
生所解理非自解到極處人之知有明暗故理有至
未至之語及聖學輯要小註之語之分明故將欲以
此改之耳

答崔德裕

格物解雖不無所思而庶幾日有所進姑未及成文
字若成則當依教送呈也高宗夢傳說一條第亦見
之熟矣此亦足為心到物理到心之非之証程子所
謂心與理一而人自不能會之為一云者似最是格
物物格之頭腦處也其所謂心與理一者即指人之
性而然也格物者心與理未及會之為一時也而其
所以格之者即理與氣合而為心然理為性而不能
自格格之者氣也既格之後則物理與人心之性會
之為一故自無彼到此此到彼之分也既格之後猶

分而為二則不可謂人心之性與物理為一也其所
以如此者既畧知之而但物理之自到其極者終難
明白下語幸於後便詳思示之

附或人書

物格之說曾讀大學畧有考據終以輯要所論為
主深歎其理約而義正也後見退陶荅奇明彥書
又輯輯要之說曰此推出精微之義蓋以物理之
極處隨吾所窮而無不到一段相符故也至於隨
遇發見以下尋常未能明喻每擬閒暇慙用血戰
粗得其本末而折衷於函丈不料於此猥煩先及

也大抵此說辨疑所引或問諸極無餘之文實輯
要之所本可謂盡矣然更詳之章句釋格物曰窮
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又釋物格曰物理
之極處無不到雖以其有工夫功效之異一加欲
其二字一便直說然皆言物理之目人用功各到
其極處也又如補亡章以求至乎其極衆物之表
裏精粗無不到者無非所以發明此理則固不特
其說為然也第物格之理在物格物之功在人乍
有彼此之別而又若不可謂自到其極者故中間
致有許多議論退溪所論及近世諸說蓋理雖在物而其用

不外乎人心者已著或問而况其始也必待人格之之功其終也必為人格之之效尤不可以內外彼此論則雖不別用訓釋牽拽向裏而自不患於與吾無干涉矣此衆說之不免拘滯而栗谷之論所以深有功於後學者也至於退陶之說蓋以理必有用之用其用微妙之微妙認為此理發見而言而所謂至神之用妙用之能顯行者並又曰此生語使人不能無疑謹按或問其用之微妙下段即曰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以此推之可知所謂微妙者實指其事物當然之理又按語類理

必有用下一段即曰心既管之則其用實不外乎此心以此推之可知所謂用者實指物理之為吾心所管者詳此兩說皆言物理人心內外一致之義以斥或人心跡淺近之疑而終無發見神妙之意然而退陶云然者豈以不及細攷朱子詣極之說以為物理若只隨人所格無不到則雖曰物格而其功反無與於其理殆同死物故遂以理必有用之用其用微妙之微妙定為此理之發見者隨人心所到而無不到如中庸之論鳶魚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然也蓋所謂物理之極

虞隨吾所窮而無不到一段誠異乎已格已知之前見而但曰此主張理邊太賺重了有若與人心互為發用者則恐其終未為的確然後始知栗谷之論自本於朱子而其與退陶說雖有相符處究其意則實遠也自承俯詢時月已多沆以喪憂袞冗未克消詳而今到此地又無書籍可考只以或問語類參互仰復非曰奉報切願有以裁教之也
悚仄悚仄

靜觀齋先生續集卷六

靜觀齋先生續集卷七

雜著

五經傳授說

易經

孔子

見續通考

肇統列聖授商瞿商瞿

見續通考孔門弟子

授橋庇

橋庇姓橋名庇字子庸魯人子庸授江東馯臂馯臂

姓馯字子弓子弓授周醜周醜字子家燕人子家授

孫虞孫虞字子乘東武人子乘授田何田何字子懷

齊人及秦焚學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授不絕

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杜田生授王同

周王孫丁寬服生王同字子中東武人著易傳數篇

同授楊何周王孫雒陽人著易傳數篇丁寬雒陽人

見續通考翼統先賢中著易說三萬言授田王孫服生齊人著易傳數

篇楊何字叔元淄川人元光中徵為太中大夫即墨

成齊人姓即墨名成以易官至城陽相益但廣川人

以易官至太子門大夫周霸魯人衡胡莒人主父偃

臨淄人傳本皆以易至大官田王孫碭人田王孫授

施讎孟喜梁丘賀施讎授張禹魯儒見續通考翼統先賢中張

禹至丞相傳本禹授彭宣戴崇彭宣淮陽人至大司

空傳本魯儒琅邪人為會稽大守魯儒授毛莫如邴

丹毛莫如字少路太山人至常山太守邴丹字曼容

琅邪人著清名孟喜授趙賓白光翟牧焦延壽見續通考

翼統先賢中趙賓蜀人好小數書後為易賓持論巧慧易

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為名之後賓死

之能持其說白兆字少子孟喜同郡人為博士翟牧

字子允沛人為博士焦贛字延壽梁人嘗從孟喜問

易延壽授京房京房傳見本授殷嘉妣平乘弘殷嘉東

海人妣平河東人乘弘河南人皆為郎博士梁丘賀

授子臨見續通考翼統先賢中梁丘臨賀之子為黃門郎臨學

精熟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使

其子駿從臨受臨代五鹿充宗為少府王駿御史大

夫見本五鹿充宗字君孟見本授士孫張鄧彭祖衡

成士孫張字冲方平陵人為博士至楊州牧光祿大

夫給事中鄧彭祖字子夏沛人為真定太傅衡咸字

長賓齊人為王莽講學大夫費直字長翁東萊人續

通考翼統直授王璜王璜字樂中琅邪人高相沛人

見續通考翼相授子康母將永高康相之子以明易

為郎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謀舉兵誅莽事未

發康候知良方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

日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以為惑眾

斬康母將永蘭陵人至豫章都尉戴賓沛人劉昆字

桓公見續通考翼注丹字子玉見同雒陽鴻字孟孫

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稱永平中為少府任安字定

祖見同范升字辨卿見同楊敞字子行見同張興字

君上見同戴憑字次中見同魏滿字叔牙亦習京氏

易教授永平中為弘農太守孫期字仲或見同劉向

見同馬隆荀爽見萬姓統譜鄭玄見續通考翼劉表虞翻

陸續王弼劉炫見萬姓統譜程叔子朱子見續通考翼

書經今文

伏生見通考授張生歐陽生張生濟南人為博士授夏

青雀齋續集卷十
三
侯都尉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見通授兒寬兒寬見本

傳又受業授歐陽生子歐陽某即歐陽生之子世世

相傳至曾孫高歐陽高字子陽為博士授其孫地餘

又授林尊歐陽地餘字長賓即高之孫以太子中庶

子授太子後為博士論石渠元帝時貴幸至少府戒

其子曰我死官屬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

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死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

不受天子嘉之賜錢百萬地餘授少子故歐陽故為

王莽講學大夫簡卿兒寬門人也林尊見通授平當

陳翁生平當平陵人見本當授朱普鮑宣陳翁生梁

人官至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翁生授殷崇龔勝殷崇

琅邪人龔勝楚國人見本朱普字公文九江人為博

士鮑宣上黨人見本徒眾尤盛知名者也夏侯都尉

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夏侯始昌夏侯始昌

傳勝夏侯勝見通官至長信少府勝傳從兄子建周

堪孔霸夏侯建見勝官至太子太傅授張山拊周堪

見通堪授牟卿許商孔霸為博士以太子大夫授太

子以帝師賜爵號廢成君傳子光孔光見本牟卿為

博士許商字長伯長安人善為美著五行論至九卿

號其門人唐林為德行吳章為言語王吉為故事快

詳見齊書卷之二
四

欽為文學唐林字子高沛人吳章字偉君平陵人為
博士徒衆尤盛王吉字少音重泉人王莽時林吉為
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為許氏學者各從
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炆欽字幼卿齊人為博
士徒衆尤盛為三莽所誅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通
考授李尋鄭寬中張無故秦恭假倉李尋張山拊同
縣人善說災異為騎都尉見本傳鄭寬中字少君張山
拊同縣人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食
邑八百戶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甚尊重會疾卒谷
永上疏曰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

文學嚴然揔五經之妙論立師傅之顯位入則鄉唐
虞之闕道王法納乎聖德出則叅冢宰之重職功烈
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散賜九族田畝不益
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卒然有終
尤可悼痛宜加葬禮賜之令謚以章尊師廢賢顯功
之德上吊贈甚厚寬中授趙玄張無故字子儒山陽
人善修章句為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授唐尊秦
恭字延君信都人恭增師法至百萬言言小夏侯本
多而恭增益為城陽內史授馮賓假倉字子驕陳留
至百萬言也人以謁者論石渠至膠東相趙玄東郡人哀帝時御

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唐尊沛人王莽太傅馮賓

魯人為博士歐陽歛見通考授禮震曹會禮震曹會授

子祉俱見通考牟長見通考宋登見通考桓榮見本傳牟

融見通考張馴見通考王良見後漢本傳朱子已見蔡沉見

洛淵源本傳皇明成祖胡廣等已見

書經古文

孔安國見通考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都

尉朝授庸生庸生後漢書名譚膠東人授胡常胡常字少

子清河人以明毅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授徐敖徐

敖號人為右扶風授王璜塗暉塗暉字子真平陵人

王莽時劉歆為國師璜暉皆貴顯暉授桑欽桑欽字

君長河南人杜林見通考賈逵見本傳馬融鄭玄已見鄭

冲見本傳蘇愉梁柳臧曹梅賾俱見本傳通譜蔡大

寶見通譜劉炫已見姚方興見書傳張霸東萊人見漢

傳林本平當已見周敞見本傳樊並晁公武見通譜薛廣德

龔舍公孫弘夏侯始昌翼奉蕭望之匡衡師丹蔡誼

王吉伏理滿昌伏恭任末包戎高朗魏應薛漢召馴

澹臺敬伯

詩經 魯詩

浮丘伯齊人授申公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

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申公魯人見通授王臧趙

綰孔安國周霸夏寬魯賜繆生徐偃闕門慶忌瑕丘

江公許生徐公王臧蘭陵人既從申公受詩已通事

景帝為太子少傅武帝初即位臧累遷一歲至郎中

令後下吏自殺詳見申趙綰代人亦嘗受詩申公為

御史大夫後下吏自殺詳見申孔安國已見周霸已

上夏寬為城陽內史魯賜碭人為東海太守繆生蘭

陵人為長沙內史徐偃為膠西中尉闕門慶忌鄒人

為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雖

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一百數瑕丘江公受詩春

秋於申公盡能傳之徒眾最盛授韋賢許生魯人授

韋賢王式徐公免中人皆守學教授授王式韋賢又

治禮至丞相見本傳子玄成及兄子賞韋玄成見本

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及賞以詩授

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王式字翁思人傳見本

考授張長安唐長賓褚少孫薛廣德張長安字幼君

山陽人為博士論石渠至淮陽中尉授兄子游卿唐

長賓東平人為博士至楚太傅褚少孫沛人為博士

張游卿為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王扶許晏王

扶琅邪人為泗水中尉許晏陳留人為博士薛廣德

以博士論石渠至御史大夫見本傳授龔舍龔舍至泰山太守見本傳

齊詩

轅固齊人見本傳授夏侯始昌公孫弘夏侯始昌見本傳始昌授后蒼后蒼字近君見本傳授翼奉蕭望之匡衡翼奉為諫大夫見本傳蕭望之為前將軍見本傳匡衡至丞相見本傳授師丹伏理滿昌師丹琅邪人大司空見本傳伏理字旂君為高密太傅家世傳蔡滿昌字君都潁川人為詹事授張邯皮容張邯九江人皮容琅邪人皆至大官徒眾尤盛

韓詩

韓嬰燕人見本傳授賁生趙子賁生淮南人趙子河內人授蔡誼蔡誼趙子同郡人至丞相見本傳授食子公王吉食子公蔡誼同郡人為博士授栗豐王吉為昌邑王中尉見本傳授長孫順栗豐泰山人為部刺史授張就長孫順淄川人為博士授髮福張就山陽人髮福東海人皆至大官徒眾尤盛

毛詩

卜子夏見通考通考異統中子夏記孔子申公本圖通紀子夏記通考中毛萇記並考子夏下繼以申公申公下繼以毛亨而圖說中一云

荀卿授魯國毛亨一云大毛公之詩得之申公申公得之子夏又翼統考中子夏及毛萇記下俱云子夏作詩序以授魯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云而自李克至荀卿俱不入圖中魯申申公似是各人而俱未能詳當俟更考毛亨見通考通譜毛萇趙人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賈長卿賈長卿毛公同國人授解延年解延年為河武令授徐敖徐敖見授陳俠陳俠九江人為講學大夫包咸高詡魏應伏恭任末薛漢召馴澹臺敬伯已上俱見後漢書本傳及通譜敬伯會稽人受詩於薛

漢最知名見薛荀卿考見通謝曼卿九江人見衛宏傳俠於陳善毛詩乃為其訓衛宏從曼卿受學衛宏賈逵鄭眾已上俱見本傳馬隆鄭玄已上見鄭樵見通譜歐陽脩見通考朱子已見皇明成祖胡廣等已見

禮經 儀禮 禮記

高堂生魯人見本傳通考後漢書曰名隆授徐生蕭奮徐生魯人善為頌音頌為禮容也孝文時以頌為禮官大夫授孫延襄徐襄資性善為頌不能通經以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徐延頗能頌未善也授公戶滿意桓生單次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為禮官大夫蕭奮瑕丘人以禮至

淮陽太守授孟卿孟卿東海人已見授后蒼見通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聞人通
 漢戴德戴聖慶普問丘卿魯人聞人通漢字子方沛
 人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見通戴德字延
 君梁人號大戴為信都太傅見通授徐良戴聖字次
 君梁人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授橋仁
 楊榮慶普字孝公為東平太傅授夏侯敬族子咸徐
 良琅邪人字旂卿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橋仁
 字季卿梁人為大鴻臚家世傳業楊榮字子孫為琅
 邪太守夏侯敬魯人慶成為豫章太守曹廢父子見

本傳通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廢遂撰漢禮
考通譜事見衛宏制氏見漢書藝文志鄭玄已見河間獻王毛生
通並見本傳及陳浩見通皇明成祖胡廣等已見

周禮

劉向已見授子歆劉歆見本傳授杜子春杜子春緱
 氏人見通授鄭興興子眾賈逵鄭興鄭眾賈逵已
見本傳通考見通衛次仲見通馬融已見鄭玄已見陸德明
考通譜賈公彥已見禮書題目下註

春秋 公羊

子夏已見授公羊高公羊高見通授其子平公羊平

授其子地公羊地授其子敢公羊敢授其子壽公羊
壽至漢景帝時授弟子胡毋生董仲舒著以竹帛胡
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
仲舒同業董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
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弟子遂之者褚
大羸公段仲溫呂步舒董仲舒見通緒大蘭陵人至
梁相羸公東平人守學不失師法為昭帝諫大夫授
孟卿睦孟段仲溫呂步舒廣川人丞相長史孟卿東
海人已見授疏廣見本授筦路筦路琅邪人為
御史大夫授孫寶見本孫寶大司農睦孟魯人為符

節令坐說災異誅授嚴彭祖顏安樂貢禹嚴彭祖字
公子下邳人與顏安樂俱事孟孟弟子百餘人為彭
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
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彭祖為宣帝博
士至太子太傅廡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
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
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
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竟以太傅官
終授王中王中琅邪人為元帝少府家世傳業授公
孫文東門雲公孫文王中同郡人東平太傅徒眾尤

盛東門雲王中同郡人為荊州刺史坐為江賊拜辱
命下獄誅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睦孟姨子家貧
為學精力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為仇家所殺授冷豐
任公冷豐字次君淮陽人為淄川太守授馬宮左咸
任公淄川人為少府馬宮傳見本左咸琅邪人為郡守
九卿徒眾尤盛官至大司徒傳見本貢禹傳見本事嬴公
成於睦孟至御史大夫授堂谿惠堂谿惠琅邪人授
冥都冥都泰山人為丞相史

穀梁

子夏已見授穀梁赤穀梁赤考見通授荀卿荀卿考見通

考授申公考更申公已見授瑕丘江公瑕丘江公已見本
傳授子孫榮廣皓星公瑕丘江公子瑕丘江公孫為
博士榮廣字公孫魯人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
與公羊太師睦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受穀梁
授蔡千秋周慶丁姓皓星公蔡千秋字少君沛人又
事皓星公為學最薦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
秋問丞相韋賢等皆言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
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
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
上恣其學且絕以千秋為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

授尹更始尹更始字翕君汝南人以穀梁議郎為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為章句授子咸及翟方進房鳳尹咸官至大司農翟方進丞相傳見本房鳳字子元琅邪人傳見本周慶字幼君梁人為博士丁姓字子孫為博士至中山太傅授申章皓星公字曼君楚人為博士至長沙太傅徒眾尤盛江公孫蔡千秋病死以善穀梁徵為博士授胡常胡常上見授蕭秉蕭秉字君房梁人王莽時為講學大夫

左傳

左丘明見通考通紀授魯申魯申已見上授吳起吳起見通譜授子期子期授鐸椒鐸椒授虞卿虞卿見通譜及本傳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已見授張蒼張蒼見本北平侯授賈誼張敞劉公子賈誼見本梁太傅為左氏傳訓缺授貫公張敞見本京兆尹劉公子太中大夫貫公趙人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子長卿貫長卿為蔣陰令授張禹張禹字長子清河人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為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尹更始已見授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尹

咸上見翟方進上見胡常上見授賈護賈護字季君

黎陽人哀帝時待詔為郎授陳欽陳欽字子佚蒼梧

人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

受王莽見本傳鄒氏見藝文志王莽之亂無師夾氏見藝文志王

莽之亂亡戾太子見本傳謝該穎容服虔張玄丁恭周

澤李育何休見本傳杜預范甯武子見晉書胡安

國見通考伊洛淵源等書皇明成祖胡廣等上見

儀禮說

儀禮本經

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

射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喪服士喪禮既夕禮士
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十七篇乃魯
高堂生所傳十七篇圖凡二百有五旁通圖凡三十
有五乃朱子門人信齋楊復所著

經傳通解

第一篇士冠禮即儀禮本經第一篇朱子以本篇為
經仍錄諸儒傳記及漢鄭玄註唐賈公彥疏合為此
篇第二篇冠義即小戴記第四十三篇乃漢儒所造
以釋冠義者朱子以本篇及家語冠頌篇小戴記曾
子問春秋內外傳中有事可證者註疏合為此篇第

三篇士昏禮即儀禮本經第二篇朱子以本篇為經仍錄諸儒傳記及漢鄭玄註唐賈公彥疏合為此篇第四篇昏義即小戴記第四十四篇乃漢儒所造以釋昏禮之義者朱子以本篇及小戴記郊特牲坊記曾子問詩春秋內外傳白虎通義中說昏禮之義及其變訖處並註疏合為此篇第五篇內則即小戴記第十二篇乃古經也朱子以本篇及說苑所說昏禮之義及其變訖處並註疏合為此篇第六篇內治古無此篇朱子以小戴記昏義哀公問文王世子內則篇及周禮大戴記春秋內外傳孟子書大傳新序列女傳

前漢書賈誼新書孔叢子之言人君內治之法者註疏並創為此篇以補經闕第七篇五宗古無此篇朱子以小戴記喪服小記大傳曾子問內則文王世子檀弓曲禮篇及儀禮本經喪服傳春秋內外傳家語白虎通義書大傳孔叢子等書之言宗子之法以治族人者並註疏並創為此篇第八篇親屬記即爾雅之釋親篇乃白虎通義所謂親屬記者也朱子以本篇中具載閨門三族親戚之名號故列於此而通義所釋亦因以附焉並註疏第九篇士相見禮即儀禮本經第三篇朱子以本篇為經仍錄諸儒傳記及漢鄭玄註唐

賈公彥疏合為此篇而又取小戴記曲禮少儀玉藻諸篇之言相見飲食之禮者並註疏附之第十篇士相見義古無此篇劉敞補亡朱子以劉敞補亡篇附白虎通義於其後合為此篇第十一篇投壺即小戴記第四十篇記主人與客燕飲投壺之禮朱子以本篇及大戴少儀並註疏合為此篇以繼相見禮之後第十二篇鄉飲酒禮即儀禮本經第四篇朱子以本篇為經仍錄諸儒傳記及漢鄭玄註唐賈公彥疏合為此篇又畧取少儀一二附記下並註疏第十三篇鄉飲酒義即小戴記第四十五篇乃漢儒所造以釋鄉飲酒

之義者朱子於本篇並錄註疏為此篇第十四篇鄉射禮即儀禮本經第五篇朱子以本篇為經仍錄諸儒傳記及漢鄭玄註唐賈公彥疏合為此篇第十五篇鄉射義即小戴記第四十六篇乃漢儒所造以釋鄉射義者朱子以本篇中言鄉黨習射詢衆庶者註疏並合為此篇第十六篇學制古無此篇朱子以家塾黨庠遂序設教導民之法集諸經傳並註疏創立此篇第十七篇學義古無此篇朱子集諸經傳允言教法之意者並註疏合為此篇以釋上篇之義第十八篇弟子職即管子之全篇言童子入學受業事師之法朱

子以本篇分章句參以衆說補其註文以附于經第
十九篇少儀即小戴記第十七篇言少者事長之節
朱子以本篇釐其雜亂而別取他篇及諸書註疏以
補之第二十篇曲禮即小戴記第一篇言委曲禮儀
之事所謂曲禮三千者朱子以本篇釐而析之為此
篇註疏第二十一篇臣禮古無此篇朱子以事親事
長隆師親友治家居室之法各有成篇獨臣事君三
綱之大其法尤嚴乃獨無所聚而散出於諸書學者
無所考焉今剟其語註疏創為此篇第二十二篇鍾
律古無此篇朱子以為此下當以樂而樂經亡逸

故取周禮鄭註太史公淮南子前後漢志杜佑通典
之言律呂相生長短均調之法創為此篇以補其缺
第二十三篇鍾律義古無此篇朱子取缺創為此篇
第二十四篇詩樂古無此篇朱子以為大樂遺聲其
絕久矣今取世傳唐開元十二詩譜補之為此篇第
二十五篇禮樂記古無此篇朱子取諸記中通論禮
樂大指者註疏合為此篇第二十六篇書數古無此
篇朱子取許氏說文序說及九章筭經合為此篇以
補其缺第二十七篇缺朱子以本篇舊註多失其
指取考橫渠張氏之說並附己意以補其註本註疏

第二十八篇大學即小戴記第四十二篇朱子以本篇舊文舛錯訓說亦多不能得其微意推本程氏之說別為章句而為此篇第二十九篇中庸即小戴記第三十一篇朱子於本篇亦本程氏之說別為章句而為此篇第三十篇保傅傳即大戴記第四十篇乃漢賈誼所作朱子以本篇言教太子輔少主之道至詳悉而極懇切故立為此篇第三十一篇踐祚即大戴記第五十九篇自此篇至諸侯相朝義八篇並篇缺下朱子自註此篇第三十二篇五學第三十三篇燕禮即儀禮本經第六篇第三十四篇燕義第三十五

篇大射禮即儀禮本經第七篇第三十六篇大射義第三十七篇聘禮即儀禮本經第八篇第三十八篇聘義第三十九篇公食大夫禮即儀禮本經第九篇第四十篇公食大夫義第四十一篇諸侯相朝禮第四十二篇諸侯相朝義以上邦國禮以上四十二篇即朱子晚歲之所親定是為絕筆之書而名之以儀禮經傳者也惟書數一篇缺而未補大射禮以下八篇則未及脫藁而仍以未脫藁者同為刊行焉覲禮即儀禮本經第十篇朝事義曆數卜筮缺夏小正月令樂制樂記王制分土制國王禮王事設○朝禮以上王官建侯名器師田刑辟以上

九篇即儀禮集傳集註亦朱子所草定而未及刪改者也其曰集傳集註者此書之舊名而諸侯相朝義以上四十二篇則釐正後改名以儀禮經傳通解此九篇則以其未及刪改之故仍其舊名而不敢有所增益悉從其本藁而刊行焉儀禮本經十七篇中喪祭二禮則朱子嘗以規摹次第屬之門人黃榦俾之類次焉

經傳通解續

第一篇喪服即儀禮本經第十一篇本經十七篇中此篇獨有傳乃子夏所作云黃勉齋以本篇為經仍

錄本篇子夏傳及漢鄭玄註唐賈公彥疏又取傳記諸書之可據者並註疏合為此篇以摠包尊卑上下之服第二篇士喪禮上即儀禮本經第十二篇士喪禮下即儀禮本經第十三篇既夕禮而今作士喪禮下篇黃勉齋以本篇為經仍錄漢鄭玄註唐賈公彥疏又取傳記諸書之可據者並註疏合為此篇以明士禮之節文次序第三篇士虞禮即儀禮第十四篇黃勉齋以本篇為經仍錄漢鄭玄註唐賈公彥疏又取傳記諸書之可據者並註疏合為此篇以明士禮之節文次序第四篇喪大記黃勉齋以小戴記喪大記一篇

合周禮禮記諸書之可據者並註疏為此篇以補其缺
 王侯大夫之禮粲然可考第五篇卒哭祔練祥禫記
 黃勉齋以王侯大夫卒哭祔練祥禫之禮無所稽決
 取傳記諸書之可據者並註疏合為此篇第六篇補服
 黃勉齋以本經喪服外凡服之散見於傳記註疏者
 莫得以推尋故合諸傳記註疏之可據者而為此篇
 第七篇喪服變除黃勉齋以哀殺有漸則變除有節
 其文錯出於經傳者不可不表而出之故取其可據
 者並註疏合為此篇第八篇喪服制度黃勉齋以喪服
 當辨其名物故取傳記諸書之可據者並註疏合為此

篇第九篇喪服義黃勉齋以聖人制服之意文理密
 察不可以不明故取傳記諸書之可據者並註疏合為
 此篇第十篇喪通禮黃勉齋以喪禮之外三年通行
 之理其目不一故取傳記諸書之可據者並註疏合為
 此篇第十一篇喪變禮黃勉齋以變禮非常情文尤
 密故取傳記諸書之可據者並註疏合為此篇第十二
 篇吊禮黃勉齋以賓吊主人之禮不可以無所攷故
 取傳記諸書之可據者並註疏合為此篇第十三篇喪
 禮義黃勉齋以禮之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故取傳
 記諸書之可據者並註疏合為此篇第十四篇喪服圖

式黃勉齋以喪禮條目散濶故撰圖式一卷以提其
要仍附古今泌革於其後以上喪禮第十五篇特牲饋食
即儀禮本經第十五篇黃勉齋以本篇為經仍錄漢
鄭玄註唐賈公彥疏又取傳記諸書之可據者並註疏
合為此篇第十六篇小牢饋食即儀禮本經第十六
篇黃勉齋以本篇為經仍錄漢鄭玄註唐賈公彥疏
又取傳記諸書之可據者並註疏合為此篇第十七篇
有司徹即儀禮本經第十七篇終黃勉齋以本篇為
經仍錄漢鄭玄註唐賈公彥疏又取傳記諸書之可
據者並註疏合為此篇第十八篇諸侯遷廟即大戴禮

第 篇諸侯釁廟黃勉齋以本篇合諸傳記註疏之
可據者而為此篇第十九篇祭法黃勉齋取傳記諸
書之可據者並註疏合為此篇以補之第二十篇天神
黃勉齋取傳記諸書之可據者並註疏合為此篇以補
之第二十一篇地示黃勉齋取傳記諸書之可據者
並註疏合為此篇以補之第二十二篇百神黃勉齋取
傳記諸書之可據者並註疏合為此篇以補之第二十
三篇宗廟黃勉齋取傳記諸書之可據者並註疏合為
此篇以補之第二十四篇因事之祭黃勉齋取傳記
諸書之可據者並註疏合為此篇以補之第二十五篇

祭統黃勉齋取傳記諸書之可據者註疏並錄合為此篇
以補之第二十六篇祭物黃勉齋取傳記諸書之可
據者註疏並錄合為此篇以補之第二十七篇終祭義黃
勉齋取傳記諸書之可據者註疏並錄合為此篇以補之
以上祭禮以上喪祭禮二十七篇即黃勉齋幹所著儀禮
經傳通解續也朱子既修家鄉學邦國王朝禮以喪
祭二禮屬勉齋編之勉齋於喪禮精專修改而後成
喪服圖式一篇則草具甫就而勉齋沒矣祭禮亦有
未及證定者焉

靜觀齋先生續集卷七

靜觀齋先生續集卷八

雜著

與友人書

弟之於兄其世誼之篤契許之深直是骨肉兄弟况
以道義相期豈尋常儕友之比而已也惟其如此故
弟或有失於處心行己之際則未嘗不以規責之益
望於兄及二三諸君子兄或有所失弟亦未嘗不自
盡其所懷槩其相期也不淺故其必欲相益者亦深
此則兄之所知也世降俗偷朋友道喪者又矣今之
詡詡強笑語馳逐於名利場中務相容悅者此不過

面交之徒耳何足道哉五峯胡先生之語曰能攻人
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為尤難人能攻我實
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道其庶幾乎旨哉言乎弟
未嘗不三復斯言而知其為友道之藥石吾輩今日
之所勉勵者顧不在此耶弟於數月前因人聞兄於
酒所有與女流流連之失弟初聞此語心自語於口
曰近世士大夫固多陷此者而豈有此友而亦不免
此失之理也此必傳者妄耳厥後傳說漸滋枝葉漸
多闇秘籠罩莫可分解雖以弟之平日信兄之心亦
不能不置一毫之疑於方寸之間驚惑歎咄痛苦若傷

我方欲以一書詳陳所聞以質於兄矣即者承此兄
示始知前後曲折而其自悔自責之辭皆弟之欲以
書奉規於兄者也兄之不待規責而自能覺悔者若
此更何憂哉更何憂哉蓋此關之於人其為鴆毒也
甚矣自古英雄豪傑之主正直端方之士或不免一
誤於此遂為喪國亡身之歸者滔滔皆是兄不見周
恭叔之事乎恭叔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幼議母
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常過人伊川曰
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者其退速每
歎惜之其後伊川有涪陵行後數年恭叔於酒席有

青齋齋集卷八
一
所屬意既以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曰知又何妨
此不害義理伊川歸洛和靖以是語告之伊川曰此
禽獸不若也豈得不害義理以父母遺體偶倡賤其
可乎伊川此教豈不森嚴若鈇鉞也一偶倡賤便以
禽獸不若為責泛然初者或似太過而徐而咀嚼則
其防微之微意可想見矣蓋士大夫持身當如處子
避色若避箭可也其或奉使出外暫近房妓者固未
必害義與理然此亦足為伊川之罪人况失身於京
娼便作人家婢夫愛戀惑昵沉浸猖獗遂使平生名
行掃地而盡則其為一身之羞祖先之羞清朝之羞

士林之羞當復如何當復如何近世士夫有一種如
此之輩自以為風流豪舉而全不知有識傍觀之士
指點唾鄙恥掛齒牙也豈料吾兄未忍周恭叔片時
之戀遷陷此檻阱中將使掃地之輩反相揶揄喜其
同浴耶此弟之所以自聞此語驚心失圖彌月不樂
者也雖然古之人如蘇子卿胡邦衡之萬古孤節亦
不能免此若能便即覺悟以金剛一劍截斷念頭遂
令更不萌作則亦何足以為累於身也此朱子所謂
改過貴勇防患貴恟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成徙義
崇德之功者也但其一條戀根終難勇拔苟不能以

青衿集卷八
純灰百斛洗滌腸腑則竊恐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
生耳大抵吾輩於官色兩關打不透便更無話可說
更須勉之更須勉之初儼面悉遂未及奉書今承兄
問始此披露殊失隨事即規之意且以前頭責已之
明或不如責人為惧耳可呵

祭趙禹瑞龜錫墓文

亡友禹瑞兄初暮之日延安李某始以一盃來酌墓
前痛哭而侑之曰嗚呼哀哉禮不云乎朋友之墓有
宿草而不哭焉其所以草宿而不哭焉者豈不以古
人之於禮也喪師猶喪父故喪朋友亦猶喪兄弟天

道時物既變暮制遂盡慕心可已也耶然聖人設五
服之制為斬齊期功之等者亦非謂父母之哀盡於
三年兄弟之慕已於一暮則豈以時物之變而已其
慕心况以交制義亦自有淺深之不同弟之於兄直
是二姓兄弟而弟於去年既哭吾兄今年又哭我亡
伯絕絃之痛倍切於亡琴之日則今者兄之暮日初
回墓草已新而弟之如刻之悲至此日而愈深然則
禮所謂不哭宿草者只言其當哭於草之未宿而已
非謂草宿則便不可哭也爾其可以遠禮是惧遂不
能一洩此哀於吾兄之墓耶去年今日兄為異物執

青衿齋集卷八
四
手一言遂成永訣聲如絲髮張目謂弟曰人生到此
萬事寧論弟纔出戶兄已絕矣兄知弟心弟知兄意
一片靈臺不以死生而有隔雖兄一家左右之人亦
何能盡知兄與弟之方寸耶是以弟於其時以一絕
誅兄畧寓此意語隱而微惟兄可鑒人之相知貴相
知心惟吾兄與弟之於世也或托契於世或論交
於宦海酒賦追逐情意綢繆者固不為不多然其許
以寸心不為面交也者幾希况士生叔季當君子道
消之際必欲立脚風頭矢心自靖扶善類而衛正道
以不墜家聲以不負素志者復有幾人耶國家自

寧考之初君子之道乍長而消其間標榜四興疵瑕
頗起以迹疑心世少完人兄於此時或致奮遊之疑
而然其寸心則炯然自守不以親戚而有變不以奮
遊而有貳不但不變不貳而已其所以周旋彌縫於
其間必欲同歸之於正以見保合之義者終始耿耿
此皆世人之所不知而弟所獨知者也逮至戊巳間
士林之憂坻已見矣時吾兄與弟實有四海橫流之
歎洛東一夜聯袂之話至有必使為沈方叔之語兄
與弟斷斷之赤心亦豈世人之所知也檜淵懸燈之
問崇路別紙之喻皆不待今日之湖書而弟已曉兄

意兄已悉弟心者也。只恨人心不如我心，漸看頭勢更無可待。及兄之適湖，郎而還，弟方有仁府之行。兄於是時始言家計之已成，不但無可待之勢而已。相對嗷唏，只自隱歎。兄與弟前後惓惓之意，非不至矣而已。知其不可奈何，則亦不可隱之於中。終於默然而已。與其隱諸中而默然於下，毋寧上悟。聖意以庶幾救得一半於此，而遂有弟與兄一語一默之分。此是弟不得不呼天而告之者也。湖書所謂徒見其並糜云者，固亦是矣。弟苟有一毫當世之念，則其果勇於為此耶？然若兄與弟之寸心，則兄是不言之弟。

弟是已言之兄也。雖不言於上，不言於下，而其前後之言於弟者，則亦非弟之所先知者。而弟之所以一意開導，必欲有悟而不可得者，亦惟兄之所知者也。蓋弟與兄之寸心，只恐千載之下，或傷先王之義有害。聖朝之明，而亦必欲不使平日之奮終歸於不可奈何之地而已也。此皆惟兄與弟之所以默自相喻者也。固不必待後世之子雲也。伊時兄累居郊外，弟則病伏城東。雖未得相對面論，而兩心相照，自不煩言語書札矣。俄因兄赦還京，第病已濱危。弟始昇疾往，訣臨絕一言，即上八字，而其中自有無限意。

思此亦惟弟與兄之所相默喻於心裏者。非傍人之所知也。自兄之葬而至暮而弟之尚不能以一盃酌兄而仍吐此胸中之蘊結者。槩此言語固不可播諸人耳。且緣弟自前秋棲遑田野未安厥居。况於今歲之首遽遭亡伯之喪。弟於痼病之中罹此慘毒。雖膚立腸已寸鑿。纔完襄禮還伏田廬。適於此際值兄初暮。始令家人具此薄奠。來哭兄墓。墓草已宿。弟愧違禮。兄必見怒。人生何限。畢竟同盡。弟之少兄者不過十年餘。而兄之為異物已一暮矣。此後弟之留在人世者。遠不過數十年。况弟自喪亡伯。生意都盡。

奄奄病喘。雖此尚延。而其不隨吾亡伯。而與吾兄盡會于泉臺。弟知其不遠而近矣。即者時勢已有河決之形。弟之平日與亡伯。吾兄所嘗隱慮於心。必欲防其微而保其舊。以扶我士林者。正為此也。想吾兄之於今日與吾亡伯。亦必深憂於此。不以幽冥而有替終。必欲左右而默佑之也。頃年樂靜滄洲市南。諸公次第歸土。去歲兄為異物。今年又喪亡伯。吾道之厄一何至此。雖運氣所關。而然兄與吾亡伯與諸公。果能左右而默佑於冥冥中。則豈至有四海橫流之慘也。兄之大連。迺能體兄之意。自立於其間。有不失正。

路者誦其言而行其行不替其志節則此足以繼兄之家聲而不墜兄之志矣後事之托何足憂哉只此弟心之最不能自抑其哀者同辭世網共退雲林嘯咏風月婆娑漁釣者是弟與亡伯及吾兄半生經營之計今弟幸賦遂初得安一畝以為畢命之所而兄與亡伯之葬各在莽蒼之墟舊墓新墳遠近相望冥然長卧於大化之中來而不我迎哭而不我應一丘一壑一花一木只使弟摧心而隕淚而已雖有風月之勝漁釣之具其將與誰而為樂耶記弟昔與兄及心甫夜尋亡伯於此陷於大澤鷄鳴始達其時兄與

心甫及亡伯之詩至今懸在壁上而轉眄之頃皆為鬼錄獨此一身來守此廬舉目觸境何以自堪耶固知死生壽夭真一夢幻死而有知則行應再會於泉臺不悲者無窮死而無知則雖享百歲之乂亦不過一瞬之近可悲者無幾其間或喜或悲是又夢中之夢而終亦同歸於或知或不知而無知則不足悲有知則不必悲而已弟於此非不知其如此而猶不免為此區區之悲若謂無知則已自無兄矣若果有知則兄應鑒弟之心矣只慟兄聞弟言而弟不能聞兄之荅耳昔白沙相公之於漢陰密誌其墓箴焉弟於

此也時雖有昏明之異而若其所當諱於世者則同
弟之猶不能說了此心者以兄之果能有知則自可
默喻文煩語複而未暇點刪者蓋亦不欲以文之也
讀罷火之痛哭而歸淚落墓草應徹泉臺弟將俟今
夜之夢以驗兄之有知無知耳嗚呼哀哉尚饗

記清陰先生遺事

大臣輔國崇祿大夫前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
監春秋館事 世子傳金尚憲卒于楊州石室之別
墅臨終上遺疏疏曰臣本以庸姿幸蒙累 朝之恩
位躋崇班未效涓埃徒積罪戾丙丁以來絕意仕宦

中更禍患備嘗艱難不意 先王起之田廬致于台
司感激 恩命黽勉一出而積釁餘生無望陳力退
伏松楸沒齒為期速于 聖明過被異渥衰朽之質
報荅無路只欲明揚士類振舉綱維以補新化之萬
一而不幸事與心違志未少伸孤負 聖德狼狽而
歸疾病憂傷轉輒沉痾及至今日大命垂盡再覩
天顏此生已矣瞻望 宸極只增隕越伏願 殿下
益礪初服之志不替好賢之誠登進善類以出治道
克修實德以恢大業丕基我東方億萬年無疆之休
則臣雖在九原庶無遺恨臨篋筆短不知所云 上

下教于政院曰天不憖遺喪我元老痛悼殊切覽茲
遺疏辭意悵惻訓戒切至為國忠赤至死深篤深用
嘉歎可不服膺焉予不任悲愴以諭近臣耳尚憲字
叔度清陰其號也為人正直端方光明峻潔溫然春
陽凜乎秋霜加以性理之學治心飭躬孝友之行既
為於家清忠之蹟且著於國正色立朝者殆將五十
年北斗泰山朝野想望風裁青天白日奴隸亦知清
明以至隻字片言為世模楷而難進易退家食半生
丙子前官至吏曹判書大提學病世之人徇外而眩
於名實嘗曰為善不避近名嫌薦人當自親故始因

論事不合退居于石室之丙舍南漢之圍隨難扈

駕奸臣爭勸上出降尚憲坐廟堂痛哭仍手裂降書

鳴吉所撰

八見

上涕泣極諫請君臣上下同死社稷不

聽憤惋不食六日不死又自經有救者不死 上出

降尚憲獨歸卧安東不起於是鬼蜮之缺言路者乘

時修甬將欲甘心乃罪以不從降尚憲聞而慨然曰

聖賢有訓我道蓋是也於是著豐岳問荅以見志其

書曰或問 大駕出城之日子不從何耶余應曰若

蹈城外一步地則即是去順效逆之日大義所在一

毫不可苟國君死社稷則從死者臣子之義也如至

於奉寇讎而犯上國極言爭之爭而不用則退而自靖亦臣子之義也古人有言臣之於君從其義不從其令士君子出處進退何常惟義之歸不顧禮義惟令是從者乃婦寺之忠非人臣之義也又問賊退之後終不奔問此義如何余應曰變亂之時流落草間不得扈從則賊退義當奔問余則同入圍中言不行則去之日之終尚不可俟何區區小禮之必拘乎子家羈曰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古人於出入之際斷之以義有如此者又問子言大義不可苟則然矣世祿之家受國厚恩獨不念祖宗之遺

澤乎余曰吾之從義不從其令欲扶二百年綱常者所以不負先王教育之澤也我國素以禮義聞於天下一朝遇難不能誓志自守爭勸君父屈膝於寇讐之庭何面目見天下士大夫亦何以見先王於地下也嗟嗟今之人亦獨何心我又答人書曰金虜自作釁端蛇豕荐食虔劉我士民係虜我婦女傾覆我四都劫奪我國寶逼行我儲君發掘我陵墓汚辱我宗社此我國臣民百世不可忘之讐也效忠順於寇讐之庭其何可忍朝廷雖過聽用事者之詐姑與之順從而一介狂妄欲守其志自屏於山野

者亦出於聖賢從義之訓自不知其為非也僕本褊
性加以老諍蒼黃奔問又在圍中有言不入有詐不
施終見奸兇之徒表裏煽動挾虜脅君賣國自切
崩心之痛結為大病銘 宣祖萬折必東之 教感
神宗再造小邦之恩彷徨中谷泣血焦乾飢渴之不
知恤霜露之不知避日夜所自誓於心者直欲一劍
斬單于頭剖奸臣心上以慰 祖宗在天之靈下以
洩舉國無涯之憤而力不能得其意識可愍其情誠
可哀也云時因山城扈從勞有諸臣賞加之 命尚
憲亦在其中乃陳疏懇辭其畧曰臣隕心於擢髮數

罪之書失性於天地反覆之際形存神死有同土木
方 駕駐山城也大臣執政爭勸出城而臣敢以死
守之義妄陳 榻前臣罪一也降書文字所不忍見
手毀其草痛哭廟堂臣罪二也 兩宮親詣敵營臣
既不能碎首馬前病不得隨行臣罪三也負此三罪
尚遭刑章豈敢與諸臣之終始羈勒者均蒙 恩數
也且臣伏聞寒暑不輟則裘葛不可廢敵國不滅則
戰守不可忘伏願 殿下克礪薪膽之志增修保障
之地免使國家再辱焉嗚呼毋信一時之要盟毋忘
前日之大德毋過恃虎狼之仁毋輕絕父母之邦誰

能以此為 殿下懇懇陳戒乎夫以千里為讎人役
古今所羞每思 先王奏文萬折之語不覺泣涕沾
衣云已卯將發兵助瀋陽犯大明尚憲在安東又抗
疏而諫曰近聞道路言朝廷從北使之言將發兵五
千助瀋陽犯大明臣聞之驚惑未定不以為然夫臣
之於主有可從不可從子路冉求雖臣於季氏孔子
猶稱其有所不從當初國家勢弱力屈姑為目前圖
存之計以 殿下撥亂反正之大志卧薪嘗膽今有
三年于此雪恥復讎庶期指日可望豈意愈往愈激
事事曲從終至於無所不至之地乎自古無不死之

人亦無不亡之國死亡可忍從逆不可為也有復於
殿下者曰人有助寇讎攻父母 殿下必命有司治
之其人雖善辭以自解 殿下不赦必加之王法此
天下通道也今之謀者以為禮義不足守臣未暇據
禮義以辨雖以利害論之徒畏強隣一朝之暴不惧
天子六師之移非久遠計也自丁丑以後中朝之人
未嘗一日忘我國特恕其亡救而敗拜戎非本心也
關下列屯之兵海上樓船之卒雖不足於掃羶裘而
復遼疆其於禁我國之為梗有餘也若聞我國之人
為俵鬼於虎前問罪之師雷奔霆擊帆風一日直到

海西畿島之間毋謂可畏者獨在於瀋陽也人皆曰彼勢方強不從必有禍臣以為名義至重犯之必有殃與其負義而終不免危亡曷若守正而俟命於天乎然其俟命者非坐而待亡之謂也事順則民心悅民心悅則根本固以此守國未有不獲其祐者也太祖康獻大王舉義回軍建二百年鞏固之基宣祖昭敬大王至誠事大被壬辰年拯濟之恩今若棄義忘恩忍為此舉則縱不顧天下後世之議將何以見先王於地下亦何以使臣下盡忠於國家哉伏願殿下赫然改圖亟定大計勿為強暴所奪勿為

邪議所怵以繼太祖宣祖之志以副忠臣義士之望疏奏不能從虜人聞之迫致尚憲于灣上行過都下先王缺不見特賜貂裘一領尚憲疏謝之到灣拘囚困辱者萬狀傍人諷以自處尚憲笑而不答渡灣曰滔滔鴨水吾其濟矣及到虜庭龍胡及諸博氏列坐咆哮詰責以不從降疏請勿助兵尚憲橫卧於庭奮然對曰吾守吾志吾告吾王何問為但吾王不能從吾言耳爾國事有因吾言不成者耶辭氣凜烈少無屈挫意聞者縮頸同時被係者呼訴庭下乞命尚憲顧謂諸人曰死則死耳雖哀乞得生乎仍

微哂之顏色不變舉止自若虜人嘖嘖稱歎龍胡與諸將相與目而言曰某也果是望哥望哥胡語望哥猶云極難蓋謂極難之人而再稱望哥也遂幽之北館後乃出置灣上又曰賊娃所告乃與鳴吉復入虜庭虜人賫以拜鳴吉在傍僕僕拜叩頭稱謝帝德尚憲橫卧睨視之終不動虜人親自扶起亦不動虜人義之稱以金尚書不敢名焉又幽之北館甲申放還幽囚雪害者前後累年銀鐙繹徽霆霹紛如刀鉅鼎鑊列於左右而矢心自靖夷然不屑有辟立千仞底意思其在北館也一榻圖書燒香端坐蕭然若閑居

靜處者然遠乎東歸便即歸卧於石室之下以為終焉之計矣乙酉先王起之田廬特拜為左議政今上嗣服始初清明山林碩德之士布列朝端尚憲乃以三朝大老位冠巖廊肩輿入闕恩禮出常其倚毗之為屬望之重國朝無兩庶見恢張清議振舉綱維內修外攘大闡文治以復讐雪恥之志洒東方萬世之羞而不幸奸臣誤國猜忌之嫌內起虜使虛喝疑問之端外至遂致上心沮喪賢邪易位蒼黃去朝捲懷林壑夙昔素蘊未盡展布齊志以沒遺恨千古其遺疏一篇字字血誠足使忠臣志士投淚於

千載之下矣當天地翻覆之際神州萬里舉淪為禽
獸之域而獨以隻手捧日月於長夜之中者槩天下
一人其清風峻節直可與白日爭其光首陽爭其高
其所樹立豈不卓卓竒偉哉文章精密典嚴慷慨激
烈幾乎一出一入字直百金槩有班固氏之風前後
疏劄讀之使人泔泔釀淚有石室遺稿十六卷行于
世尚憲生時自草壙銘其銘曰至誠矣諸金石大義
懸乎日月天地監臨鬼神可質斲以合乎古而反盪
於今嗟百世之後人知我心云後據太常議謚曰文
正太史氏曰古人謂文丞相收宋三百年正氣今於

尚憲亦云

柳叅判 慶昌 挽

我繼公登寒碧樓樓前江水淡如油世間誰是真清
者公獨心如此水流

靜觀齋先生續集卷八

Faint, illegible text on the lef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	--	--	--	--	--	--	--	--	--

書
卷
八
一
六

